

## 【姬屋藏郊】月如霜满 (R18)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4384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43849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姬屋藏郊 - Fandom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 - Fandom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姬屋藏郊 - Freeform</a> , <a href="#">封神 - Freeform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 - Freeform</a> , <a href="#">R18</a> , <a href="#">二王一后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2 Words: 5,430 Chapters: 1/1

## 【姬屋藏郊】月如霜满 (R18)

by [Liubaisui](#)

### Summary

武王姬发和质子姬发共享殷郊的故事  
警告：3P、双龙入洞、水下窒息play

01

轩辕坟。

大雪倾覆时，姬发正好在雪瀑之下，躲无可躲地被埋进了铺天盖地的纯白之中。

震荡让他的耳畔响起嗡鸣的刺耳声音，浑身的气力被剥夺，他仿佛置身于深水之中，温度渐渐离他远去，连带着他的心跳，一切都将恢复平静。

我要死了吗？姬发不甘心。

他还没成为大英雄，还没带着满身的荣誉回到西岐，还没……还没和殷郊说，他喜欢……

时间在此时已经没有了意义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压着他的紧密的雪忽然变轻了。

下一秒有什么东西紧紧地反扣住他的手腕，一股巨大的力气将他往上拖拽。

失真的世界仿佛被打破的水泡般瞬间幻灭，一切嘈杂的声音再次出现。

有人在一声声地呼唤他的名字。

“姬发！”

“姬发，你醒醒！”

是殷郊的声音……

姬发猛然睁开眼，如同被救出水面的溺水者一般发出“嗒嗒”的吸气，胸腔内被剥夺的氧气又回到了他身上。

未等他反应过来，殷郊便像拥抱失而复得的宝物，双臂将姬发死死抱住，两人盔甲前的玉石碰撞，发出清亮的声响。随后，一滴滚烫的水滴落在了他的后颈。

“你哭了？”姬发直起腰，他看着眼前默默流泪的人，只觉得心脏都要被眼前人的泪水淹没。

“废话！我以为你要死了！”殷郊身体颤抖着，他的泪根本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，“姬发，如果我没找到你，你真的就要死了！”

姬发向来饱满的唇此刻被冻得皴裂，上面布满撕裂的小血口，做任何动作都会加深裂口。他伸出僵直的手，尽量温柔地抹去殷郊眼角滚烫的泪：“别哭。”

手底下的温度似乎有些过热了。

姬发此刻才发现殷郊的异样：殷郊的脸有着不正常的红晕，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，额头竟然还冒着冷汗！

殷郊在发热！

姬发握住殷郊的手，倒吸一口冷气：“殷郊，你的手怎么了？”

殷商太子那双除了握剑训练之外，极其养尊处优的手此刻已经被冻得肿胀不堪，青的发紫，上面细碎的伤口边缘早已泛白，卷着皮肉外翻着，触目惊心。

殷郊用自己的双手，徒手将他从厚实的雪堆中挖了出来。

目所能及的皑皑雪原上，是一个又一个被刨出来的坑，边缘的雪堆上有着点滴状的血痕，正是他手上伤势的由来。

殷郊此时殷郊的气力已经坚持到了极限，他声音逐渐虚浮。

“姬发，我们会死在这里吗？”

姬发沉默地起身，用肩膀撑起殷郊，他拾起殷郊脚边的鬼侯剑，权当做拐杖，向雪山深处前行。

两个少年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前方的出路，但此刻，他们互相支撑着，谁都不愿先放下彼此。

好在上天的福泽降临在他们的身上。  
雪停了。

在体力耗尽之前，他们找到了一汪冒着热气的温泉。

殷郊醒来时，月亮已经挂在了正空。

他身上仅剩一件贴身的内袍，双手已经被布条包扎妥当，除了手臂外，整个人趴在温热的泉水池边中，而鬼侯剑被妥善地放在了离他最近的岸边。

听着耳畔传来木头被炙烤而发出的噼里啪啦声响，纠缠了他一天的疲惫感烟消云散。

殷郊发出舒服的喟叹。

身后水波荡漾，殷郊懒洋洋地靠在岸边，头也不抬道：“姬发，你可算来了。再不来我都要上岸去寻你了。”

身后人一言不发。

.....

殷郊警觉地睁眼，抽出鬼侯剑，回身的同时将剑架在了来人的脖子上，他神情冰冷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来人没有丝毫的闪躲。殷郊定睛一看，眼前这个死气沉沉的人，不是姬发，又是谁？

殷郊松了口气，下一秒，他被姬发死死抱住。

殷郊困惑地睁大眼睛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姬发身上因攻城破败不堪的盔甲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一身华丽的袍子，摸上去，是连殷商太子都没能享用的华贵质地。

“姬发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”

姬发把头迈进殷郊的脖颈间，湿热的泪水浸透了殷郊的领口。

殷郊顿了顿，而后慌张起来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

来人正是姬发，不过，是十年后的姬发。

姬发也觉得自己在做梦，就像他十年间每晚梦到的那样。

深深地呼吸了口殷郊的气味，姬发抬起头盯着殷郊的脖子，他伸出手去触碰，仿佛在触碰什么易碎品。

殷郊侧过头闪躲开姬发的手“姬发，你在做什么？很痒！”

“还有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

姬发不予回答，他凑近，在殷郊的脖颈上落下一吻。

殷郊骇然：“姬发，你在发什么疯？”

我是在发病……我如果再不能实实在在地亲吻你，我只怕会疯的更彻底。姬发发狠地啃噬着殷郊的脖子，似乎在亲吻那道如今还没存在的裂痕。

殷郊试图推开姬发，却被姬发舔得一抽一抽地颤抖。

殷郊不知道姬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得咬紧牙关让他舔个尽兴。

当然……前提是他们两个没有出现什么不该出现的反应。

泉水温热，让人心跳加速，血脉汹涌。

血气方刚的少年欲望在月色下疯狂生长。

姬发的吻，与其说是吻，不如说是野兽直觉般的啃噬，唤醒了男人间的好胜心。

殷郊注视着姬发红唇上的肉珠，在温泉的氤氲作用下，脑袋里名为理智的弦骤然崩裂。

两人吻在了一起。

薄唇和肉唇紧紧贴着，两人之间不断地勾连出啧啧水声。

但当被灼热的肉刃抵在股缝时，殷郊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
他抬起头，看着姬发动情的神情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罢了。

如果是姬发的话，倒也不是很难忍受。

离开了这方温泉，两人能否再活着走出雪山，还是个问题，倒不如痛痛快快地释放自己的欲望，不再留有遗憾。

殷郊决定跟随自己的本心，迎面再次吻上姬发的唇。

两人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褪下了。

姬发似乎被殷郊制热的目光所烫伤，他的手掌捂住了殷郊的眼睛，声音哑得厉害。

“求求你……殷郊，转过去。”

眼睛被剥夺了视觉，殷郊疑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姬发密密麻麻的吻落在殷郊的耳畔，他心想：梦境如果太过真实，是不是会碎得更加厉害？

他承受不起。

将顺从的殷郊转过去之后，姬发的腿顶入殷郊的两腿之间，他曲起两根修长的手指，顺着温热的水流插进了那个紧闭的洞穴。

“啊……呃……”突如其来的刺激让殷郊大腿痉挛，控制不住地仰起头颅，露出脆弱的喉结。

姬发眸色更深。

体内，那两根修长的手指兀自探索着、抽插着，水流被带进甬道，又被手指裹挟着流出，在水下涌起小股浪潮。

姬发的动作几乎算得上轻柔，但殷郊的背仍然僵直得厉害，在姬发的侵犯下打着颤，莹润的背肌在月光下格外晃眼。

姬发的腰一沉，粗热的肉刃破开肉穴，缓慢而坚定地钉了进去，彻底地、完全进入了殷郊的体内。

实在是太烫了。殷郊心想。

过于灼热的温度烫得肉壁都在颤动。殷郊仰着头，唇里溢出断断续续的呻吟。

姬发的肉棒比想象中的还要粗长，没等完全进入，就已经塞满了他的肉穴，将穴口撑得满满当当。肉棍的龟头挤压过穴内凸起的敏感点，激起他浑身的颤动。

“哈……啊！”

生理性的泪落下，顺着下颌角落入水池中，交融在了一起。

姬发骤然提升了速度，狠狠地往肉穴内顶弄，将殷郊的身体顶的不停晃动，池水拍打在岸边，又顺着重力往回波动，在两人身上炸开。

肉刃在体内肆虐，任何一点细微的动作都在这冰天雪地里被放大，绵密的快感如同潮水，一层层地往小腹中堆积，几乎要把殷郊淹没。蜜色的皮肤此刻已经被快感染成了玫瑰色，在白色的雪原下，仿佛天地间唯一的颜色。

殷郊早已被干得失语。

他低下头，清澈的泉水下，是自己紧实的肚子。此时肚子已经被顶出了一块凸起的痕迹，随着姬发在身后的动作起起伏伏……

……已经是姬发的形状了……

这实在是太荒淫了……在天地之间，甚至在连张床都没有的地方……

不等殷郊反应过来，姬发晃腰把性器抽出大半，双手握住殷郊的臀瓣，再次沉下身体。殷郊的敏感点被碾得软红，接连的刺激让殷郊合不上嘴，口水从嘴角流下，他再也来不及去想其他事情。

快感一阵阵累积，殷郊很快就达到了高潮。

失神地靠在了温泉池边。他半眯着眼，懒散得不想动弹，享受高潮过后的余韵。

姬发这小子，平日营里聊起这事从来都不积极，没想到是个天赋异禀的奇人。

身后相贴的肌肤上有粗糙的伤痕感觉，殷郊皱着眉头，想要回头重新看看姬发身上的伤。

姬发今晚也太不对劲了点……还有这脸上的伤痕……

他明明记得攻打苏护时，他将姬发护佑得很是周全，怎么会一不留神，身上就多了这么多道致命伤口呢？

殷郊不知道的是，他身后的姬发眼底流露出陌生的侵略性。

那是一个王都质子所不能拥有的。

餍足的姬发舔舐着殷郊完好无损的脖颈，漆黑的眼底翻滚着浓郁的情绪，像是凶猛的野兽盯着自己的猎物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！？”

一声震惊错愕的声音响起。

殷郊缓缓抬眼看向来人，瞳孔瞬间怔大。

眼前穿着盔甲，抱着柴的，神情委屈的少年是姬发没错，那他身后的人……又是谁？

---

03

质子姬发手上的柴掉了一地，他脸上流露出一不敢置信的表情。

他不过是出去捡柴，怎么回来后会看见殷郊和另一个“他”在做这种事情？

“殷郊，是不是这个妖孽用邪术魅惑了你！”质子姬发往前走了一步，手从身后拔出宝剑，眼神凛冽，“殷郊，你退后去，我这就杀了欺负你的妖孽！”

“慢着！”

殷郊大骇，一时间也顾不上探究现下的情况，双手张开护住身后的人。

“殷郊！你怎么还护着他！”

“姬发，我……”殷郊脑子已经变成了浆糊，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话。

质子姬发委屈地眼眶里涌上了泪。

“殷郊，难道你更相信他，不相信我吗？难道……难道你觉得我会这么折磨你吗？”

武王姬发冷冷看着拿着剑指着他的年轻版自己，而后又倏然一笑。

“姬发，要不是看到你，我都快忘了当年的我到底有多稚嫩、多愚蠢，蠢到以为将自己的心意瞒得严严实实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”

姬发怒目圆睁：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！”

“姬发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

“我和哥哥有两匹雪龙驹，是父亲在我离开西岐前往朝歌做质子前所赠，你知道吗，哥哥把它们养的很好。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——”

“就连你对他的每一丝渴求，我都一清二楚。”武王姬发的手抚上身前人的下颌，又挑逗般地延伸到脖颈上，带着色欲的抚摸引起了殷郊的颤抖。

“你对着殷郊的衣服、鬼侯剑自渎过。”

“甚至每晚你趁殷郊熟睡的时候，都会盯着他看很久……你想吻遍他身上的每一处。”武王姬发用拇指揉搓着殷郊泛红的唇，随后将无名指和中指探入了他的口腔中肆意搅动，殷郊被迫仰着头，模样及其色情。

质子姬发闻言一顿，手上的剑都有些握不稳。

“西岐的二公子，十年前的我，”武王姬发深深地吸了口怀中殷郊的味道，骤然抬眸，“你如果不知道应该怎么爱人，就让我来教你好了。”

“！”

殷郊被武王姬发托起，将人靠在自己身上，双手穿过殷郊的大腿，露出藏在水下殷红的私处。

那屁股显然刚挨过一番禽弄，股沟处还残留着一小股白色的浊精。蜜色的皮肤上显眼的红色掌痕，可想而知刚刚的激战有多么刺激。

“这个池子并非普通的温泉，而是一座能修复伤痕，又唤醒人欲望的淫池。”武王姬发将手指探入殷郊的穴内，带出了一股又一股白色的浓精，岸上的质子姬发仿佛双眼被刺痛，想要扭头，但又忍不住地将视线定格在殷郊身上。

“你把受伤的他放在淫池里，自己离开了这么久，”武王姬发将殷郊受伤缠着的纱布解下，果然，手指上的伤痕早已完好如初。

“如果是别人发现他，你可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”

质子姬发这才发现殷郊脸上不自然的红。

质子姬发紧抿着唇，向前迈了一步，紧接着他慢慢地没过水，来到了两人的身前。

质子姬发说：“我可以帮他解决，不需要你。”

武王姬发挑眉，嘲讽道：“你会吗？”

小处男质子姬发脸色微微地不自然：“……”

只见水珠顺着面前殷郊结实饱满的腹肌往下流淌，被一层又一层的人鱼线挽留，最后没入水里。质子姬发呼吸一滞，水下从未真正使用过的孽根控制不住地抬头。

西岐二公子在殷商还是见过世面的，他很快就调理好自己的情绪。

“姬发……”已经被情欲烧红了脸的殷郊只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，否则怎么前后都有姬发的身影？他呼吸着，每一口都夹杂着滚烫的情欲。

质子姬发狠狠剜了看笑话的武王姬发一眼，猛然深吸一口气，沉进了水底。

一圈气泡冒出水面。

下一刻，殷郊克制不住地呻吟出声，质子姬发比温泉还要温热的口腔在水下包裹住了他！

质子姬发憋着气，伸出舌头吸吮着殷郊，舌尖绕着冠状沟旋转舔舐，手不甚娴熟地扶住后端的囊袋，慢慢地揉捏着。

“不要了……不……呃！”

殷郊双手无力地推着姬发的头，难耐地将头后仰，躺在了武王姬发的肩膀上，感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快感。

深色的肉棒在质子姬发的抚慰下迅速膨胀了起来，

水下的画面让人血脉偾张。

质子姬发在缺氧的边缘，因此更加用力地吸吮着殷郊的肉棒，仿佛能从马眼处吸收氧气。

“啊！”

殷郊爽得浑身抽搐着，下意识地叫着姬发的名字，强烈冲击让他的大脑处于又羞耻又兴奋的状态。

质子姬发冒出水面，剧烈呼吸着，少年的表情透露出一股不服输的味道。他当着武王姬发的面，将口中的东西咽下，随后，便想将殷郊抢到自己的怀里。

武王姬发轻笑一声：“小屁孩。”十年前的他，压根就不明白什么叫合作共赢。

武王姬发将手指埋进了殷郊的体内，直接辗在了敏感点上，刚刚高潮过的殷郊敏感得异常，他不受控制地向前耸动，但只能将他的大胸怼到质子姬发的眼前。

立起来的红珠已经充血到发紫，在质子姬发的脸上磨来磨去，质子姬发开口咬住其中一侧，刺激得殷郊差点又射了出来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在默契中暂时达成了合作关系。

殷郊只觉得呼吸急促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“够了……够了呜呜……”

武王姬发揽着殷郊，一口咬上了他的唇瓣，细细地品尝。

而质子姬发加大力度去吸吮殷郊的奶子，另一只手揉搓殷郊的肉棒，殷郊的身体颤抖着，再次泄了出来。

殷郊的双腿突然被打开，被迫盘在了质子姬发的腰间。质子姬发粗壮的肉棒已经抵在了他



的小腹上，武王发的手还在水下帮他做着扩张，粗长的性器摩擦他濡湿的股沟。

殷郊：“你们想要做什么！”

“殷郊……对不起。”质子姬发脸上还留着一丝愧疚，但胯下的巨物却一寸寸地推入殷郊的穴内，殷郊张开口啊了一半，就被肉棒禽得溃不成军。此刻，理智早已消失，只剩下对快乐的本能追求。

殷郊被夹在两个精壮的成年男子间，向一艘在巨大海浪下飘摇的小木船，无法靠岸，无法停歇，在前后夹击的波浪中，被禽得摇摇晃晃。奶子上早已被揉搓吸吮得一片青紫，整个人都透露着淫靡的气息。

穴口被撑得变形。粗壮的肉棒像是试探剑鞘长度的剑，全根抽出，又尽数没入，每次都翻出一点殷红的肠肉，臀肉被囊袋拍得啪啪作响。

殷郊几乎无时无刻都在高潮，后穴自觉地溢出淫水，在肉棒的挤压下肆意飞溅。殷郊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搐，指尖搭在前方人的肩膀上颤抖着，又被后面的人握住，放在唇中厮磨，将他的指缝都舔舐得干干净净。殷郊咬住自己的下唇，发出几乎融化的呻吟。

两根尺寸过人的狰狞性器配合默契，一根才出，另一根又抢着没入，殷郊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填满，穴内的浓精被裹挟着渗出，他浑身瘫软，已经是被操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周围的泉水早被三人打成了白沫，淫乱不堪。

在一阵白光下，殷郊晕了过去。

……

04

满月。

殷郊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穿戴整齐，睡在了一处干燥的山洞之内。

全身的异样太过于明显，他的手差点难以抬起。

手腕处的异物让他一愣：几股红绳编成的线绑在他的手上，打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死结。

“是他留下的。”

姬发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他沉默了片刻，最终还是开口。

“……”

脑子里的回忆做不得假，殷郊又不是失忆了，当然知道姬发说的是谁。

如果那人所说的属实，那他应该是回到十年后了。

殷郊赤脚来到山洞外，望着填上的明月，失神地想。

一件外套被来人披在了他身上。

姬发低声道：“你相信他所说的吗？”

相信什么，相信他的父亲殷寿弑父杀兄，残害他的母亲，杀害四大伯侯，将会引发天谴，令百姓生灵涂炭。

殷郊的手握住姬发的手。

姬发一愣。

殷郊转过身，目视着姬发，“我相信他，也相信你。当务之急，是先回朝歌。”

“嗯。”

殷郊嘴角一扯，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：“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和你算算昨晚的账——你说说，什么叫半夜偷看我睡觉，你又对我的鬼侯剑做了什么？”

姬发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避开话题。  
两人打闹间，吻在了一起。

月亮落在他们身上，投射下了两片挨得极近的影子，也照在了十年后西岐城那孤独的君王身上。

十年后的天下，在等着他。

而此间的天下，在等着我们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